

寄園寄所寄

叙

乙亥之秋吾遊家弟怕夫寄園

戲之曰園以寄名將謂寄於園

乎園又將焉寄怕夫無以應乃

出所輯寄園寄所寄示予請敘  
閱之有囊底寄鏡中寄倚杖  
寄撫鬚寄滅燭寄焚塵寄  
懶祭寄承渡寄裂眦寄驅睡

寄泛葉寄極菊寄為卷十有  
二言必有據事必有徽章之縷

極備極奇誠大觀也因歎曰自

哉寄乎天地萬物皆寄也繇

吾身而推之目寄於面而明生

耳寄於旁而聰附鼻寄於中

而知鼻口寄於額而辨味使非

寄於焉將千年其視聽千年其

臭味可乎曰不可也又首寄於  
上臀寄於下兩手寄於肩而能  
持兩足寄於股而能行使非寄  
焉則上下倒施手足並作不休可乎

曰不可也人身寄於天地天地又寄  
於人日月星辰寄於天風雨露雷

寄於空使非寄焉將日之暴吾

園而吾園焦風之吾園而吾園折

兩吾園而吾園汨可乎曰不可  
也山嶽河海寄於地鳥獸寄於  
林藪魚寄於淵草木寄於土壤  
使非寄焉將為流為峙者蔽野



厚  
而  
有  
生  
有  
落  
者  
塞  
天  
可  
乎  
曰  
不  
可

也  
如  
是  
則  
知  
低  
之  
為  
嶽  
寄  
於  
青  
齊

鄒  
魯  
之  
間  
衡  
之  
為  
嶽  
寄  
於  
沅  
濱

瀟  
湘  
之  
徼  
華  
之  
為  
嶽  
寄  
於  
嶠  
關

陰晉之交恒之為嶽寄於雲中雁  
門之塞嵩居土中而寄於瀍澗  
伊洛瀆水孤流而寄於淮濟江河  
冀州之民寄於幽薊河朔兗州之民

寄於河濟渤海青州之民寄於臨  
淄海岱徐州之民寄於淮沂海泗  
揚州之民寄於淮海閩粵之遠荆  
州之民寄於襄陵漢上之墟豫州之

民寄於棗陽孟豬之野梁州之民寄  
於華陽黑水之區雍州之民寄於  
渭洛灃鎬之原猶之玉寄於璞金  
寄於沙火寄於石電寄於光琴

音寄於嶧桐鸞聲寄於簫管

梅花寄於蒼笛者是知堯舜

寄唐虞之天下禹湯文武寄夏商

周之天下孔子寄於春秋孟子寄於

戰國使非寄焉則堯舜至今存  
孔孟至今教能乎哉皋夔稷契  
寄於朝巢父許由寄於野伊尹  
寄於莘太公寄於渭伯夷於

齊寄於首陽可類推矣并知  
典謨訓誥之文寄於書國風雅頌  
之什寄於詩爻象占變之數寄  
於易三百三千八音九變之繁寄

於禮樂是非賞罰之大權寄於  
春秋使非寄焉則經曲雜於聲歌  
卦畫淆於美刺褒貶等於別乘  
能乎哉屈子之忠憤寄於騷司馬之



腐辱寄於史李白之感時寄於歌  
杜陵之憂國寄於吟可類推矣

再由吾身以內而細推之心思寄於  
胸臆智憲又寄於心思飲食寄於腸

胃賦氣寄於呼吸仁義禮智寄於  
性初外鳥臣寄於君子寄於夫妻寄  
於夫迨孫則寄於高曾衣服寄於  
體歌舞寄於筵冠履寄於頂踵

功名寄於大造富貴寄於在天貧  
賤寄於所遇生死寄於定命得  
失寄於時數窮通寄於冥宰人  
之所共知也人既知之又何必患得失

而悲生死希富貴而競功名知  
衣服之為寄何慕錦繡知飲食  
之為寄何羨珍饈知妻室之為寄  
胡庸選色知歌舞之為寄何必極

歡歎天地日月皆寄而況於人乎山  
嶽河海皆寄而況於物乎千年

萬年皆寄而況於一時乎遇用吾

心思多煩吾智慮亦奚以為狀則

寄之時義大矣哉集中子孝有  
戒臣忠有徵士女投贈而閩風化英  
賢困厄而致顯名事繫網常名教  
之大跡涉神奇鬼怪之為無搃儒

人仙釋之者并已治亂寇盜之氛  
似寄又非寄不寄而寄而不寄

此寄之妙也吾詢怕夫園何寄怕

夫未有答今知怕夫意即寄於

園中寄所寄者是一座笑坊

仙湖愚兄士麟頓首拜撰



請寄副寄所寄誌略

有若秦火燒不及者有若娜嬛偶偷閱者有若帳中枕  
中竊見者有若鐵函出井底者都爲一書名之曰寄所  
寄主人性嗜古多異聞仕隱京師宣武門之西偏顏其  
闔曰寄其隨手編輯則曰寄所寄也主人酒酣耳熱談  
舊事娓娓不少息滿四下輒索燈檢陳帙紫滄作客居  
寄園從主人得與校對焉亥豕之未計是書寄凡十  
有二目凡五十有九附見者三蒐採古今書籍約一千  
七百三十餘條自註九十有七從鈔撮付梓人凡四百  
有二十日主人之用心良亦苦矣主人好著述吟詠所  
作林臥遙集詩疊韻至一千五百律懷金山詩至二百

四十韻紫滄旣盡評騭之萬青閣尺牘權楊告文寄園  
集字諸詩萬青閣詩餘紫滄皆有題詞以質當世若萬  
青閣全集時菀詩古文賦奏疏記序論說以及公移雜  
體凡二十四卷則主人自訂主人與紫滄同生紫陽夫  
子之鄉嘗欲續成新安文獻一書以上繼篁墩學士顧  
志焉而未遂茲寄所寄一編雖採掇類殊于人心世教  
必拳拳焉其亦續成文獻之志也夫至于鉅細兼該莊  
諧互見讀之者或目爲經史羽翼或等爲覺世津梁或  
上于夢花小錄剪燈新聞主人一聽之焉耳紫滄川述  
其大略以證諸世之讀寄所寄者新安受業汪灝紫滄

拜識



寄園寄所寄凡例

一予自少至壯凡見聞新異輒筆之於冊積之既久分類成帙用作座側之玩因京園以寄其所寄故以寄名園嗣因竹垞太史採十餘條入日下舊聞知不能久藏笥篋遂爾付梓

一 是書分十二寄凡屬生平所歷偶有觸者輒附于末以見世間事原有兩相符合處至予作令晉中平交山寇夏君宛來叙其本末行世亦節取數條以相印証

一 囊底寄凡智囊已載者槩不復採非好用機械也有才不措諸實行讀書不能致用只昏上空譚耳

一鏡中寄忠孝故事多不勝採世所赫赫共傳者不必錄錄其幽僻而聳聽者借鑑古人以自敦本行亦聖人論士宗族稱孝鄉黨稱悌之謂也

一倚杖寄山川取其最大而有名者新安山水則端爲一卷以故鄉從詳也人生如電光石火于山水因緣不淺况濟勝有具何可刻置耶

一撚鬚寄近來進退兩忘時與良朋篝燈抵掌非詩無以過日其林卧遊集偶然次韻遂疊至千五百律吟雖甚苦心竊樂之或亦具有夙癖耶

一滅燭寄坡公夏日愛人說鬼恠猶屬嬉戲神禹鑄鼎象物凡愚賤細民亦令知警而預避防之命意何厚

若言鬼恠而附以存者雷霆之忽發物類之駭觀以  
及人妖之譎誕頗有相類因以編入

一焚麀寄飽食終日祇聞清譚於身心何益一言一事  
皆足令人鼓舞興發斯有濟耳遺聞以資見聞座箴  
談屑以正人心術助淹博科名以勸子弟壽考神童  
皆可類推

一獺祭寄能知事物根源

一豕渡寄則不致引典訛誤

一裂帛寄觀勝朝之政事錯雜盜賊紛紜益知生太平  
世者爲大幸而防河洩者當先杜蟻漏矣事屬近代  
尤不敢漫加已見悉本成書細加抄錄中間或有是

非未確處觀者目能從原書正之

一驅睡寄仙卜醫藥而外亦有足豁人心脾者

一泛葉寄故鄉事不無瑣細然事屬桑梓不厭詳也至  
黔兵一勦乃吾邑金正希先生主之且一事而屢奉  
旨意又經史閣部與馬貴陽幾番辨折要爲吾鄉存  
其略以見金公功在扮榆

一插菊寄可以不錄然借胡盧之口警君子之心行事  
母貽笑柄雖屬笑談未必無補丙子夏五識于燕邸  
寄園之見心軒

守園寄所寄總目

湖岸趙吉士恒夫著

卷之一

囊底寄

經濟

智術

警敏

技巧

卷之二

鏡中寄

忠

孝

悌

義

正氣

廉介

寬厚

見色不亂

卷之三

倚杖寄

樓濱

名勝

大好山水

卷之四

撫髮寄

詩原

詩話

此詩

卷之五

減燭寄

風

性

異

人妖

虎

雷



續

卷之六

焚廩寄

座箴

勝國選聞 科名

壽考

神童 巧對附 閩中異人

譚屑

卷之七

懶祭寄

天時

人物 人事

物理

書籍 書法附 器用

禽獸

類聚數考

卷之八

承渡寄

物類悞

習語悞

稱謂悞

卷之九

裂背寄

流寇瑣聞

殉寇諸賢

羣寇

普吾沙

四鎮附見

卷之十

驅睡寄

狂士

勇俠

定數

報施

方抄

仙

二兵

卷十一

泛葉寄

新安理學 故老雜紀 黔兵始末

卷十二

掃菊寄

笑柄 笑談

寄園寄所寄卷一

漸岸趙吉士恒夫輯

受業

馮雲驢懿生

全

男

道敬

校訂

錢晉錫再亭

孫繼林

囊底寄

經濟

智術

警敏

技巧

寄園主人曰古人三不朽德與言猶有假而托之

者赫赫天壤措諸事業亘千秋而莫之泯滅厥惟  
功哉名臣匡濟固自天成亦須借資學問大疑大  
務遇智士而立決豈無本而然歟余吏隱寄園上  
白朝廟下暨街巷瑣屑凡足徵才幹者輯而存之  
以徵吾情所首寄安知不有補於倉卒若謂扣囊  
底智足以集事則非余意矣

裴流書

經濟

五車萬卷何一非經濟。故顧熟之紙上。而寤於  
臨機。如君國何成。朕不勝記。抑暮齡得之。則父  
所傳者力。或回天智。或除愆舉。數則以該餘。

正德允秦藩請。欲益以陝之邊境。兵部科道交奏不可。  
上不聽。楊廷和蔣冕引疾不草制。梁儲曰。皆引疾。孰與  
事君。上震怒。內臣督促。儲承命草曰。昔太祖著令曰。此  
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  
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所懇。篤  
朕念親親。界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姦人。毋多

養士馬。毋聽狂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事遂寢。通記

此真不諫之諫。猶兵機也。先曾祖光祿公。前官高祖弱冠。同梁公周旋。常與諸孫道其事。余閱明史。恍如高曾面命也。識之。

郎中李夢陽。勸尚書韓文劾劉瑾。文令夢陽具草。旣成。讀而艾之曰。是不可太文。文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臣上之。貞勝稿

嚴世蕃旣敗。復爲御史林潤所劾。捕世蕃。羅龍文獄。詔法司訊狀。世蕃猶抵掌曰。任他燬原火。自有倒海水已。

而聚其黨竊議。自謂納賄。自不可掩。然非上所深惡。聚衆通倭之說。得諷言官使削去。而故與楊繼盛沈練丁獄爲詞。則上必激而怒。上怒。乃可脫也。謀旣定。乃令其黨揚言之。三法司果依其言。具稿詣徐相國階議之。階固已預知。姑問稿安在。吏出懷中以進。閱畢。曰。法家斷案。良佳。延入內庭。屏左右。語曰。諸君子謂嚴公子當死乎。生乎。曰。死不足贖。然則此案將殺之乎。生之乎。曰。用楊沈。正欲抵死。階徐曰。別自有說。楊沈事誠犯天下公惡。然楊以計。中上所譴。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旨。上英明。豈肯自引爲過。一入覽。疑法司借嚴氏歸過於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嚴公子騎款段山都門矣。衆愕



然請更議。曰稍遲。事且洩。從中敗事者多。事且變。今當以原疏爲主。而闡發通倭本謀。以試上意。然須大司冠執筆。謝不敢當。羣以讓階。階手出一幅於袖中。曰擬議久矣。諸公以爲何如。皆唯唯。因曰。前囑携印。及寫本吏同至。寧忘之乎。皆曰。已至。卽呼入。扃戶。令疾書。用印封識。而世蕃不知也。竊自喜計行。謂龍文曰。諸人欲以爾我償楊沈命。奈何。龍文不應。執其手。耳語曰。且暢飲。不十日。釋縲絀歸矣。誰謂阿饑智者。龍文喜。問故。曰。第俟之。已而階收疏上。但言其通賄倭。及龍文通倭狀。上覽疏。曰。此逆情非常。其會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鞫訊。其實以聞。命。階袖之。出長安門。法司官俱集。階畧問。

數語。速具疏。以聞。世蕃雖善探。亦莫得知也。疏中極言  
事已勘實。其交通倭寇。潛謀叛逆。俱有顯證。請亟正典  
刑。以洩神人憤。上從之。命斬世蕃。龍文於市。二人聞。相  
抱哭。都人聞之。大快。各相約持酒至西市。看行刑。有譽  
階能剪大愁者。盛額曰。彼殺桂洲。我又殺其子。人必有  
不亮者。知我其天乎。快心錄

是類皆世所其悉。華亭亦勢逼騎虎。然稍一放手。三  
思五王。遺憾千古矣。取以舒公忿。

余令交城時。交山賊謀攻城。撫院舍人田福。久橫三  
晉。與賊通。家僮田自友。以次應守堞。城總啓煥促之  
不應。反恨煥。福佯爲好語。召入。扃戶捶之。幾死。且曰。

城破在日內。何守爲。子捕福下獄。詳申各憲。有韓魚  
頑者。康熙元年爲福毆死。遺言妻子無釘棺。此寃終  
得白。迨九年。啓其棺。面如生。復詳撫院批訊。重責數  
次。福自知罪大。自縊獄中。家屬領屍出獄。乃不期而  
與魚頑同日出城葬。自是賊內諜攻城之謀漸寢。  
周延儒票擬。機敏通達。能得上意。應對亦從容有體。上  
嘗怒科道楊枝起。馬嘉植。王士禛。又以士禛指楊嗣昌  
溫體仁。薛國觀。謝陞爲四凶。大嫌之。延儒云。堯有四凶。  
上色乃解。又奉命擬救。極口詆斥言官。末云。除已往不  
究。故三人遂以得免。壬午七月。上問輔臣以張溥。張采  
何如人。延儒曰。讀書好秀才。上曰。亦不免偏。延儒曰。張

溥黃道周。皆微偏。只因為讀書。所以人人惜之耳。蔣德璋曰。道周永成。家貧子幼。望天恩赦回。或量移附近。上微笑。吳姓輩復言之。延儒曰。皇上無我之心。有同天地。既道周有望。便可徑用。何言移戍。上不答。微笑。既退。姓請以公揭薦。延儒曰。不可。已而上密札黃道周。請操博學。作何赦罪酌用。先生每密議來奏。上御筆也。道周參楊嗣昌。上所最恨者。得延儒之言而起用。三垣筆記

黃論德道周。以直諫下獄。思宗怒莫能回。後上偶言及岳飛事。嘆曰。安得將如岳飛者用之。周延儒曰。岳飛自是名將。然其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辭。卽如黃道周之爲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甫還

宮。卽傳旨復官。通誌

左都御史劉宗周以救姜埰熊開元革職。刑部擬罪。諸  
輔臣懇請數四。不許。閣學蔣德璟面奏曰。前唐太宗惡  
魏徵直諫。幾欲殺他。入宮尚說會須殺此田舍翁。皇后  
具服賀曰。君仁則臣直。語未畢。上遽曰。唐太宗才。朕所  
不如。若論閉門德行。朕亦不學他。公奏曰。皇上是堯舜。  
安肯學唐太宗。只是唐太宗巧於取名。上口。如何巧於  
取名。公對人臣敢言的。用之則名在人主。罪之則名在  
臣下。太宗本不喜魏徵。故意優容他。以自成其名。意遂  
回。崇禎雜錄

劉公應遇令承寧。會靈寶民苦鄉貴。焦行豐。凌鑠。憤憤。

不平。遂圍城斬木。上臺命公治之。公單騎夜馳。止携僕  
役五六人。抵城下。解其門兵。邀邑中士大夫。飲南樓。從  
容觴政。人莫能測。以書示衆曰。爾等聚衆立寨。報仇耶。  
叛耶。叛則吾當提大兵勦之。若仇。則衍豐一村夫耳。爲  
爾請命上官。一宰斃之有餘。何得自取滅亡。衆雜拜。陳  
衍豐罪。皆泣下解散去。後十日。赴永寧降。已而公請當  
事。削衍豐籍。擬鬼薪。遠近快之。劉巡撫傳

梅公之煥。將勤王入都。援兵有噪而潰者。殺一參將。兩  
把總。西奔甘鎮。將據城勾敵。公先斷其歸路。徐檄諭之。  
立誅首惡數人。餘衆悉定。仍整旅而前。啓願野乘

沈文學自徵。磊落自負。崇禎三年。遵化永平破。兵使者

張椿聞公知兵事，聘君幕府。公爲計復遵承。事定後，封  
筮鑰。長揖策蹇去。之京師。時督師袁崇煥握重兵，壁城  
下。疑其有外心。大司馬募士能入袁營探實者。子上黨  
公慨然應募。司馬欲與騎三百。公曰：不可。崇煥無反心  
某往必不敢加害。苟欲害某，三百騎亦不能救。徒滋疑  
耳。如崇煥敢殺某，則反狀明白。公卽知所備矣。某又何  
惜一死報君父。司馬乃授以令箭。夜纜城出。至袁營。勵  
聲呼曰：大司馬有語致督師。諸軍注弓執矢欲射。視之  
一人耳。乃不疑。令入。公說曰：天子新踐祚。卽不次擢公  
可謂公知己。固知公必不忍負朝廷。但公列營城外而  
不入朝。天下何從識公忠誠哉。臺省含沙。明主投杼。公

族無噍類矣。且公往殺毛文龍。人已疑公。方與公立功名。自贖。稍不盡節。天下且爭鬪。公可不畏歟。崇煥改容謝。請卽日入朝。公曰。誤矣。城中人情洶洶。苟驟焉入朝。此盧杞所以阻懷光也。俟某入城。具以情告。而後進。則羣疑盡釋矣。煥唯唯。命公具道所以。于大司馬。于是天子始召見煥。賜貂裘玉帶。慰安之。繼召見。遂下煥獄。

沈文學傳

奸徒李璉言利之疏入。欲盡江南縉紳富民。報名輪官行首實籍沒之法。閩學錢公士升林然曰。此亂本也。擬刑部提問。思宗意益不愜。命改稟。公具疏痛駁之。謂巨室乃國家元氣所關。故周禮荒政有保富之法。今天下



秦晉楚豫無一寧宇。惟江南數郡未動耳。若此法行。舉天下皆爲盜賊矣。言最切直。大拂上意。遂請告歸。錢學傳

弘光初。東陽許都亂。亂首雖就擒。而餘黨猶時出劫掠。大司馬張國維。邑人也。知盛公玉瓚等。蘭谿有善政。故請用公。東陽以撫綏之。公至。金華兩邑人士爭來迎接。維時亂民叛黨林立。道左或恐不測。謂宜陳兵備變。公曰。是不過欲識新官。無他虞也。去蓋示之面。皆拱揖而去。公至署。首視囚簿。凡以許都事株連者。悉慰遣之。餘黨感公恩。皆散去。盛東陽傳

文震孟以疏論時事。忤璫。欲杖之。葉公向高力爭。語忠

賢曰。此上首科拔元。苟遭摧折。不祥孰甚。且固文丞相孫也。奈何獲罪神明。忠賢意乃解。蓋燕俗故事。信國瑤性畏鬼神。因以獲濟。啟禎野乘。

崇禎末年。闖賊勢亟。總憲李公邦華密疏請堅守以衛九廟。倣先朝故事。命太子監國南京。分封二王江浙。以壯藩翰。思廟袖其疏。太息累日。是時巡撫馮公。方移疾候代。事急。遣其子愷章飛章入奏云。京師單虛。職守一無所備。臣謹具海船二百艘。率勁于人。身抵通郊。候駕旦夕南幸。三月七日。愷章匍匐入都。閣部諸公。鈐析沉沉。閣門盡扃。愷章徬徨七日。飲泣出關。四日而京城陷。牧齋集。

福清葉公向高。當國時。鄭貴妃專寵。羣臣咸慮福王奪宗。公時加調護。請福王之國甚力。一日鄭貴妃遣人來言曰。先生全力爲東朝。願分少許。惠顧福王。公正色曰。此正是全力爲王處。人稱萬歲千歲。及吾輩云百歲者。徒虛語耳。皇上壽登五十。不爲不高。趁此寵眷時。啟行資賄倍厚。官中如山之積。惟意所欲。若時移勢改。常額外。絲毫難得。况積年口語可畏。王一之國。百口冰解。更待賢聲。老臣爲王何所不至耶。貴妃心動。乃如期行。先是禮部定儀制。王之國。別皇太子。四拜坐受。無他語。公密啟皇太子。必當加意。太子深然之。欲下座答拜。福王固辭。乃立受。若其二。握手泣別。送至宮門。福王過望。帝

與貴妃皆大驚。初續表忠記

恭昌不豫。南昌劉文瑞公一燻。預頤命。駕崩日。若等哭臨。舉哀畢。公卽問皇長子安在。太監王安曰。李選侍匿禁煖閣中。要封皇貴妃。公大言。誰敢匿新天子者。安趨而入。軟語選侍。皇長子不出。諸大臣不肯退。第一出見羣臣。卽還。選侍初頷之。旣而悔。攬上裾不釋手。安在前擁抱皇太子。趨而出。英國公張維賢捧右手。公捧左手。升寶座。呼萬歲。事乃定。選侍猶趣呼皇長子還閣。公不可。請暫居慈寧。上喜。頤語安曰。伴伴。今日安往。得髯閣下伴我。乃無恐。公髯修。故云。全上

神宗晏駕。瑞劉朝矯東宮旨。索世廟戚。晚絕庄。左忠毅

公光斗還封不啟。曰：尺地皆殿下有，今日御史受命巡田，安敢私自進奉乎。今上

光廟賓天，年號未定。皖城左光斗曰：今日以天啟存泰昌，非以泰昌更萬曆也。當以萬曆四十八年八月爲泰昌元年，議始定。今上

常熟顧祿愍公大章爲部郎日，兵尚張鶴鳴行邊，奏獲杜茂係奸細，與知縣某同謀。遣管家三人交通叛族，事甚具。王尚書紀問諸司，皆唯唯。公獨曰：謀叛大事也，兩人同謀三月，其相與親密，必非尋常可比，豈有管家姓名尚不知者。杜茂已審過五六次，夾過十餘次，姓名終不能供。况往返數千里，三人朝夕相聚，而不問姓名，若

不可解。王大笑。蓋杜茂實附登撫。先標員領餉募兵餉費而兵不集。懼罪走匿山寺中。爲番役所誣也。審畢。王問當坐何罪。諸司不能對。公曰。某雖非奸細。然與叛者同族。按律擬流三千里可也。後王蒙譴。侍郎楊東明署事。欲定讞結案。曰。叛者旣以謀反論。則于某乃反族。當論斬。公立前曰。反族不同謀。不同居者。止期親論斬。楊作色曰。謀反夷三族。何論期親。公曰。某所執乃大明律。老先生所述。乃漢律也。讞乃定。全上

蒲賊奢崇明之據重慶也。貴州布政司叅議胡平表。方以忠州判官在圍城中。縋城。徒跣走石砭司。秦良玉乞兵援成都。目把紛囂不肯應。平表慷慨號泣。不飲食者

五日。良玉感動。乃起兵。平表百方激勸。措處以餉。秦兵一戰而復新都。再戰而成都之圍解。四川撫按授之監軍。兼副總兵職銜。平表得以統束。易置諸將。白市驛之戰。俘斬千餘。馬廟之戰。俘斬萬餘。占據兩嶺。酣戰一日。夜。斬首千餘。奪據二郎關。擒黑蓬頭。追降樊龍。復重慶。奢寅糾土府水西復集十萬。我五路應之。四路皆敗。總兵楊愈茂死之。平表以六千兵。人囊米五升。截苗殲賊。無不一當百。十萬衆潰敗如掃。生擒僞元帥巨賊四十餘人。獲其僞印勅。僞號錦冊。及各縣印五顆。救出被擄生靈數萬。崇禎長編

兵部尚書呂維祺。當崇禎初年。爲南戶部侍郎。督糧諸

上以南糧逋欠日多。特加專勅。有侵欺者。五品以下。就便提問。公念上簡任重。而南糧窟穴最深。州縣催徵。大抵急北而緩南。又南糧多。派之宦戶。豪猾包攬。積逋至五六年。無從鈎剔。檄行州縣提解。率以公文具覆。甚有卧批不掣。遷擱至十餘年者。或有已解府司。而又挪移別款。不復補額者。官軍先已呼噪。傷及司官矣。公乃悉心振刷。又請開鑪鑄錢。以佐軍需。而嚴杜夾鑄私鑄之弊。舊例糧米交倉。必三篩三晒。耗折滋多。若交塲給軍者免。謂之水兌。公燭其弊。乃收倉爲塲。聽運軍就便交納。卽以支給兵丁。兩皆稱便。又錢糧支解。白置一簿。而自銷之。吏胥無從上下其手。積弊頓清。續表忠記



康熙甲子。裁浙閩總督爲閩督。督標在衢州。兵三十亦裁。兵乏食。譁奪民物。罷市。衢民潛逃。時家玉峰兄士麟公撫浙。集司道議曰。彼譁且佯爲不知。急借藩庫銀三千。照常給之。餉至必安。然後于衢設一副將。兵八百。查浙各營兵缺撥補。可六七百名。所裁止半耳。仍令照舊克伍。僉曰善。獨藩司借餉有難色。公賈貧。給之曰。吾家素豐。賠萬金止矣。何惑乎。藩司唯唯。卽令中軍官星夜解餉至衢。諭云。公疏請餉給汝等。不過半年。卽盡補營缺矣。兵叩首。市肆如常。疏入。如請。兵民懽呼。嗣後武昌夏逢龍之變。因兵裁而激亂。始服公之先見。○杭城苦火災。蓋人居稠密。衢巷聯

絡簷舍鱗次栉比。鮮磚石垣墻。每一延燒。輒以千百  
間計。男號女啼。寒巷填街。搶火克徒。咆哮挺擊。甚于  
強劫。公初蒞。卽約寮屬以救火爲第一義。人止知以  
水救火。豈知一杯之水。能救車薪之火乎。其道在首  
立救火之人。次嚴搶火之禁。而要務在于折近火房  
屋以斷火路。公于左右兩標。選定救火兵二百名。參  
遊統之。行藩司于各役內。選定三十人。臬司二十人。  
杭府廳四十人。仁錢二縣各三十人。以各守領官統  
之。製給每名長二尺白布號掛一件。上書衙門姓名。  
以示別也。某某執長柄鐵鑊。某某執鉅纜繩索。某  
某執柳斧。平居筵期旦。各衙門點驗。一旦火發。聞聲

公飛騎而前。文武各官星馳並到。令各著號衣。本標督兵先進。升屋于四旁。稍遠隙處折之。鈞以鈞之。纜繩拴柱以拉之。擲以敲之。斧以斷之。頃刻而空。則火自息。○杭兵印子錢。民受困久矣。公憂之。寮中有人告曰。容城償債可效也。醒曰。此神告我。但吾蒞容城小邑。民借旂債不過數千。今聞本息至三十萬之多。而我何以能償。一日聞太夫人來。公喜曰。毋携金至。可償也。遂向將軍等認以已變產代償。次年太夫人至。公迎于境外。舟次北新關。請毋產資一萬。令中軍設綵亭十。每亭列千金。鼓吹迎入營。將軍等請公衙門閱稅。呀曰。真澳物也。公既如此爲兵民。我輩當恤。

公及會議曰。既公還。利當讓。公曰。不然。吾向爲容城令。曾代民還債。彼庄頭輩。且感激。利全讓。本減半。况列公大人乎。難之。請再四。將軍等共諭兵曰。此案不結久矣。民實難完。今撫院代償。衆心肯讓乎。皆曰。既撫院代償。願讓一半。得半他圖。甚于民負也。公曰。恐携物不足。則失言。每兩讓六完四可乎。衆叩首流涕曰。唯。於是公委杭太守。將軍委四章京。盡取原券清筭。約三萬餘。公告太夫人以故。太夫人欣然曰。可盡檢捐之。在省之鹽使尚衣。滄泉學使鹽司。遞捐以足。葛藤未降。兵民祠祝。

襄底寄

智術

智係以術。維霸矣。老子曰。大德盛。容貌若愚。於以善身。有餘其於應世。何有奇。才不。乏。果足濟危。雖定禍亂。判覆盆。破奸宄。弭禍患。者均歸之。曰智術焉。

永樂間。張洪使緬甸。召通事訪問。通事曰。緬緘甚倨。傲。翻朝。廷使臣來。別御草樓北面以迎之。使至城。閉其從人於外。使徒行。延登草樓。緬人則南面與語。率以爲常。前使皆姑容之。且其風土甚惡。至者居半日。盡病。三日。後死者相繼。而十無一還。洪入境。遣通事諭緬人。撤去。

北至之樓。且告以中國禮。爲官者出。行者皆避路。不則  
箠之。宜告緬民避路。毋遭箠也。乃選敢死士二十人。携  
刀執杖。將入城。洪立馬城下。此緬人關門不聽。遂箠之。  
排其門入。至宜慰之廷。緬人列象百餘。夾道而立。以鼻  
勾縑。請使臣下馬。卽命拔刀斫象鼻。象始開。馳至其樓。  
迎勅書南面。呼宜慰以下北面聽受畢。使者西向坐。數  
其失禮。并擄殺鄰境宜慰罪。那羅塔不能答。但云諸就  
館。明日回覆。旣還。緬人殺牲以供具。悉磨出。命易生牢。  
來饋。舊聞緬有木曰金剛。狀如棕櫚。枝幹屈曲無葉。  
剝以漬水。暴牛羊渴其而飲之。食其肉必死。雖饋生牢。  
必俟三五日無蘇。然後烹用。掃除營內。毋容穢惡。於營

外百步許爲厠。滿則實之以土。更爲別厠。三日軍無病。人心始安。彼常以瘴癘怖我。故前使畏死求亟還。莫敢與較。常調攝食肉。不許太過。飲酒不至於醉。居處無臭穢。衣食以漸增減。饋獻游行。必防其毒。緬人嘗畜淫婦。誘我兵卒。犯之必死。謂之人瘴。洪朝夕誨之曰。汝等來時。父母妻子。哭送拜禱神明。望爾生還。今犯人瘴而死。妻必改嫁。父母何歸。衆皆感泣。不敢近人瘴。或有病瘴。予以平胃加柴胡治之多愈。去時馬步七十人。歸時。二十九人。惟一人朱官音保沒於彼。卽命官旗焚收骨直。點檢隨身行李。送還其家。緬人以軍無死傷。稱爲神明。

宣德末。永豐賊既平。時有告富民與賊通者三百餘人。布政陳智方賑饑。乃下令曰。苟無實。宜自棄。衆悉詣官自白。智諭之曰。果若人言。下諸吏鞠訊。尙能保家乎。今爾曹自赴官。若能出粟濟饑。可轉禍爲福。衆積糶流涕乞如命。得粟萬餘石。全活甚衆。

貞勝編

南昌祝知府以廉能名。寧府有鶴爲民犬。昨死。府校訟之云。鶴有金牌。乃吾王賜。祝公判云。鶴雖帶牌。犬不識字。禽獸相傷。豈干人事。竟縱其人。又兩家牛鬪。一牛死。判云。兩牛相爭。一死一生。死者同享。生者同耕。

釋史

正德中。殷雲霽知清江縣。民朱鏜死於文廟西廡中。莫知殺之者。忽得匿名書曰。殺鏜者某也。某素營鏜衆。謂



不語。雲霽曰：此嫁禍以緩治也。密問左右與鎧狎者誰。對曰：胥姚明。雲霽乃集胥胥於堂曰：吾欲寫書，各呈若字。視明字類匿名書。詰之曰：爾素狎鎧，奈何殺之。明大驚曰：鎧將取於蘇，獨吾候之。刈其貨，故殺之耳。全上。

明正統間，韓中丞雍兵入大藤，忽青袍方巾數十人出林中，執香拜伏軍前，曰：我等悉良民，向執公役，爲賊掠去。官軍累征，未嘗深入，無緣殄滅。今公至此，我等必得脫奔饒矣。韓厲聲曰：爾等皆賊，敢欺我耶。命悉裸而斬之，果皆有短兵藏於衣，乃盡支解之。隨兵入路，散懸身首於樹，夾道不絕。峽中蠻聞之，驚呼曰：天神至矣。極力拒敵不支，遂平之。韓公膽力絕人，初得賊斬之，卽取其

頭傾腦飲之。卽命將校飲之。多不能也。又兩司官集議。兵適引賊數人。公握刀付一布政曰。公可手斬此賊。布政戰縮。公笑曰。公譚兵何美。殺一繫囚猶爾。臨陣當何如。卽自持刀連斬數人頭。衆懼。有眩絕者。故軍中與賊皆畏之如虎。哀談

山東滕家庄。三兄弟爲響馬魁。遠近州邑。嘗被戕。南人入都。此爲畏途。順治丁酉秋。余以計偕。同徐新子。徐次鏗。聯舟北上。道臨濟。將至泊頭。二徐舟爲米破。行李盡移岸。剗下瓜舟。不便行。遣家人負車從陸。未至有小剗。欲借寓。僧支吾不允。微露嘆息聲。余疑之。手設一舍爲香儀。詰其隱。僧附耳曰。滕家庄。適行馬

來覘。今夜諸公行李。多應不保。恐見累。是用不敢納。  
二徐色變。子曰。易耳。急至泊頭。雇三小驢。問何往。千  
日前至。滕家庄。驢夫曰。噫。此何地也。敢去乎。子笑。命  
家人押車運行李後至。卽同二徐急策蹇。日已西沉。  
乘月走四十里。二更到庄。主人簾衣冠。出大門迎。曰。  
早知佳賓至。特相候。主賓禮畢。子呼曰。餒甚。何不速  
飯吾。飽餐再談。主人掀髯笑曰。已備矣。出二席肴饌。  
杯豐潔。皆南味也。食已畢。安置臥具於書房。二徐不  
敢合眼。子酣寢。辰興至午。行李尙未至。二徐憂甚。子  
盍不問。少頃。家人押載三大車至。曰。泊頭車不敢來。  
業勝家庄發車。到舟破處。遠迎。故運至遲耳。莊三兄

第各居大厦。環以高垣。驢馬盈谷。器械射人目。厮役不計。各具優賜。畱。次日宰猪羊。設香案。欲誓爲兄弟。好。當是時。余默揣稍有難色。卽生彼疑心矣。日授意二徐。各覩書生身年月於黃單。二徐皺眉。予宣讀畢。卽取黃單。同香紙俱焚。曰。我輩盟心。俾神鑒耳。勝氏三兄弟俱悅。二徐乃釋然。越三日。各贖白金六。遣役送予三人。及隨從各乘驢馬。行李車數俱備。至七十餘里。役云已近武邑東門。小人應歸復家主矣。二徐得脫險。方有喜色。予遣伴投刺武邑。而城守戒勝如禦勁敵。手揮持刺。伴人曰。速去。遲卽縛汝。伴倉皇還。蓋令催索剝痛賊。疑車騎從勝庄來者。爲攻城故。

也。余測其意。露屯行李草間。復具書詳述來狀。另遣家人克郡胥。抵南門城下。呼曰。理刑公支到。是時胡道南司理其定。故假其名。武邑聞上司人來。然猶不放。俾進城。縋書入。少頃典史繆心鏡出城迎曰。幸勿以閉關見罪。三君子從豺狼穴中來。安得不戔不相向耶。後數年。滕終服法。庄爲墟。

都御史韓公雍。征大藤峽。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者悉遲失事。二更卽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一郡守治酒具進。用盒納妓於內。徑入幕府。公知必有隱物。召郡守入。開盒令妓奉酒畢。仍納於盒中。隨太守出。百德錄

王陽明爲知州時。賊首王和尚。拔出同夥。有多應亭。多  
那彥者。驍悍倍於他盜。招服已久。忽一日應亭。母於兵  
道告辨一紙。批准下州中。引王和尚爲證。意此必王和  
尚受財。許以辨脫耳。乃於後堂設案桌。桌圍內藏一門  
子。喚二盜至案前。復審。預誠皂隸報實。賓館有客。公卽  
轉出。少頃還入。則門子於桌下聽得王和尚對二賊云。  
且忍兩夾棍。俟爲汝脫也。三盜見事已洩。皆皇遽不復  
言。唯叩頭請死。遺愁集

巡撫王守仁。討南贛賊。橫水桶岡等處俱平。獨瀏頭賊  
未下。先是守仁征橫水桶岡等賊。慮瀏頭賊乘虛出擾。  
乃使人賞以銀布諭降之。惟賊首池大鬚不從。守仁計

兵力未暇。羈縻之勿深問。有金巢等率衆降。守仁厚撫之。令從征。及橫水破。大鬻懼。遣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詣守仁降。卽愿從征立功。實規虛實爲內應也。守仁知之。令從別哨遠其歸路。陰使人分召近泖頭諸縣被賊害者詢之。得其情。各授方畧遣之歸。令密集兵衆。候平桶岡。後報師期。及桶岡平。大鬻益懼。守仁遣使至泖頭賜諸賊牛酒。賊嚴爲備。詭語使者曰。龍川新民鄭志高。慮珂欲擊殺掩襲故備。非虞官兵也。守仁佯信其言。怒慮鄭。移檄臨川廉二人擅兵狀。且令大鬻除道。候運兵討之。大鬻假使來謝。無勞官兵。當自防禦之。慮珂鄭志高陳英者。龍川已招新民也。仍領舊部三千餘衆。時

諸縣民皆爲大鬣所脇。三人者獨抗賊。賊警之。守仁還兵。三人來告變。言大鬣反狀。時池仲安方領兵在守仁所。守仁乃佯怒三人。收縛將斬之。曰。大鬣方遣弟領兵報効。安得有此。仲安遂叩首辨列三人罪惡。守仁佯信之。械繫珂等置之獄。守仁密使人至獄中諭以意。令三人無恐。且遣使歸集衆以候。十二月二十日。守仁還至頓。張樂大享將士。下令橫水桶岡既平。剴頭歸順。境內無虞矣。民久勞苦。宜休兵爲樂。遂散兵使歸農。乃遣仲安歸報其兄。以盧珂被繫。故遣使令大鬣勿撤備。以防河黨掩襲。大鬣意乃大安。守仁別購仲安所配。說仲安令自來投訴云。官意良厚。珂可不親一往謝。且使盧珂



等言無所入。大發信之。謂其下曰。欲伸先屈。贛州伎倆。須自往觀之。遂帥其徒四十餘人。自詣贛。守仁先已檄諸郡縣及龍川等。勒兵候報。至是探知大鬢就道。亟遣使發諸路兵候洎頭。然道經賊巢。始達。則使別資一檄。爲捕盧珂黨與者。佯示賊。賊果問。見檄遂不爲意。大鬢至贛。謁守仁。見軍門無用兵形。又覘知珂等繫獄。意益安。遣人報歸其黨。謂事無他。守仁乃夜釋珂等。使間道歸發兵。而令諸官屬以次設牛酒日宴。備大鬢等。緩其歸。久之度珂已至家。諸郡縣兵當大集。守仁乃設榻於庭。先伏甲士。引大鬢等入。悉擒之。出珂狀訊之。皆服。遂悉置獄。而趣諸路兵同抵賊巢。守仁率親兵由龍南縣

令水徑直搗下泷大巢。諸路兵皆令入三泷。賊弛備既久。驟聞官兵四集。驚懼。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於龍子嶺。官軍爲三衝犄角進。指揮魚恩首擊賊。戰良久。賊敗。王受等追之。伏發被扼。適推官危壽至。鼓譟前衝之。千戶孟俊率兵遶其後。賊大潰。遂克三泷大巢。餘賊精銳尙八百人。聚九連山。山四面險絕。惟一面得上。賊設礮石滾木拒之。官兵不敢近。守仁乃令官兵衣賊衣。抵暮詐爲賊敗奔者上山。賊見之。果相招呼。官兵乃得渡險。遂扼其路。賊覺急禦。則大衆已闌入矣。賊不支。乃退走濱出。官兵先四路設伏待之。擒斬累盡。餘徒二百人慟哭請降。守仁納之。相視諸險隘。以和

平地方控扼三省。奏設縣治。下部議從之。遂班師捷開。賜璽書褒賞餘功。賞賚有差。南頓白此無警矣。通鑑

步山賊爲害甚。康熙九年三月初十。余從省旋。執張清源汝瑚手曰。山賊披猖。吾備之甚嚴。君屬民情太懈。可慮。汝瑚曰。吾邑貧。庫無分文。山賊不在意也。子曰。夜夜防盜。尙有意外。况安然置之乎。十四日。交城補行鄉飲酒禮。其夜三更。謀者密報清源失事。殺死教官李開秀。縣官以服逃免。子傳密令。練總馬興率鄉兵。趨賊歸路。再出公庭解餉五千兩赴省。戒曰。速有異聞毋返。返且死。銀已出郭。子至備舉行鄉飲酒禮。復遷師生登卦山。酒數巡。邑中方傳清源殺官。衆

到山。同坐大驚。子曰。君輩無恐。賊且就縛。其日詹備者未入清源界。已股慄不前。既念子臨行。誠語。率赴省無虞。馬與客報群盜已困。馬鞍山。子急致書汝朝。索捕賊關文。汝瑚諱之。謂教官墮馬死。非賊也。子不得已。密令與等放開一路。縱賊歸。若依余行。賊盡被縛矣。

王晉溪與存木兵。宸濠之亂。談笑自如。人始訝之。晉溪曰。茲事吾已料理之矣。王伯安有大將材。吾置之贛州是也。未幾而拒疏至。人咸稱服。選大將者。當以晉溪爲法。仇成寧之大父爲百戶時。邊外數萬騎突至。都督史李忠宜知其能。使率兵禦之。仇毅然曰。兵不必多。憑吾

自選五十人足矣。忠宣從之。仇度來兵所必駐之地。掘地暗坑。令二十人埋伏。三十人登山瞭望。以銃爲號。來兵至此。果扎營。夜半銃發。坑卒地雷亦起。彼兵日相蹂殺過半。質明五十騎歸報。中軍遣人馳劄首級。遂成奇勲。遷偏將者。亦當以李忠宣爲法。葉書

陽明旣擒宸濠。囚於浙省。時武宗南幸。住蹕畱都。中官誘其令陽明釋放還江西。以待聖駕親征。差二中貴至浙省諭旨。陽明責中官具領狀。中官懼。其事乃寢。潘禮小品

伍文定討宸濠。賊殊死戰。忽出一大膠。書率王已擒。軍駐得縱殺。賊見之驚擾。遂大潰。臣要錄

宸濠甚慕唐六如。嘗遣人持百金至蘇聘之。既至。處以別館。待之甚厚。六如居半年。見所爲多不法。知其後必反。遂佯狂。宸濠遣人饋物。則佯形箕踞。譏呵。使者返命。宸濠曰。孰謂唐生賢。直一狂生耳。遂遣之歸。唐伯虎紀事

陰元記云。蘭陽處士丘城。山西布政陵之子。商遊吳中。嘗過丹陽。買舟行。一人來附舟。直入寢所。曉識其狀。盜也。佯落簪舂底。盡出其衣篋。鋪設而求之。又自解其衣。以示無物。又俾家僮與之酌酒。夜則自撫其臥側。明日其人去。未幾其人殺人於丹陽城中。被縛。乃以其事語人曰。吾幾悞殺丘公也。人服丘之智。休寧邵大維嘗索

通江右。附孤舟。雨夜泊鄱湖僻處。四無人烟。舟子覓其  
不良。邵懼。亦用此術。佯以失物。呼舟子乘燭。盡檢箱篋。  
遂得無恙。嘯虹筆記

孔侍郎公鏞。知田州口。尙僚倉卒犯城。公蒞任甫三日。  
郡兵先已調發。衆議閉門守。公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  
乎。祇應論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皆難之。謂太守書生。  
廷談耳。公曰。然則束手待盡乎。衆曰。卽爾。誰當往。公曰。  
此吾城也。吾當獨行。衆猶諫沮。公卽命騎令開門去。衆  
請從以少土兵。公笑却之。衆乃乘城向賊啟門。賊以爲  
出戰。門啟。一馬乘官人出。二人控絃而已。門復隨閉。賊  
問故。公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尙寨有所言。爾當導我。

賊叵測。姑導以行。遠入林箐間。顧從夫已逸其一。既達賊地。一亦逸矣。賊捺馬入深林。夾路冒裸人於樹者。遙望見公。叫呼求救。公問何人。乃庠序士也。前期赴郡。爲賊邀去。不從。賊將殺之耳。公不顧。徑入。尙賊露刃出迎。旁刃夾擁如林。至巢穴。公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吾乃爾父母官。可以座來。爾等來參見。賊取榻置於中。公坐。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集。渠酋問公爲誰。公曰。我太守也。賊曰。豈聖人見孫耶。公曰然。賊皆羅拜。公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於凍餓。聚此苟圖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勅以兵加。欲勦絕汝。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如子孫。不忍便殺害。汝如能從我。當宥汝前罪。可送



我歸府。我以穀帛贖汝。爾後勿復劫掠。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自當之矣。衆錯愕。爭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卹。終公在不復擾犯。公曰然。我一言已定。何必多疑。衆復拜。公曰。我餒矣。取食來。衆殺牛馬爲麥飯。以進。公飽啖之。賊皆驚服。日暮。公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卽此宿。賊除治中廬。設牀褥。公徐寢。賊侍衛。明日賊復進食。公曰。我尙倦行。更住此。又宿。至明日曰。吾今歸矣。爾等能從往。取穀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公積曰。此秀才皆好人。汝旣效順。可釋之。與我同返。賊解其縛。還其巾襦。群生奔走。公按轡出崗。數十賊騎而隨。薄暮及城。公命呼城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死。叛

而降之。導來陷城矣。爭問故。公言第開門。吾有處分。衆疑拒。公笑語賊。爾等勿入城。我當自入。乃出犒汝。賊少却。城開。公入復閉。公命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公而去。迄終任不復出。釋史

交山盤結千餘里。通數省。賊自明末踞其中。數十年。官吏從無有敢至其地。余久欲觀賊形勢。康熙九年二月九日。以勸農往住交山之麓。明日至長斜。又明日至戴家庄。巨魁惠崇德馬前投首。釋之。改名重生。後三日。至惠家庄。卽寓其家。密擒大盜楊芳林楊芳清兄弟於趙家漢。先令差役于捷徑押送縣。度行二十餘里。于始整部伍行。賊首任國鉉統衆千餘來覓。

子縛營兵。鍾明節加刀於頸曰：賊至先砍汝頭。卽率  
兵役二百餘逆之。驅明節衝鋒。以明節雖係營兵。實  
爲山賊頭目。賊因此不敢迫。子始整旅而還。明節亦  
卽入山爲賊。

汪應軫爲翰林官。武宗南巡。抗疏諫。奉旨廷杖瀕死。出  
知泗州。車駕旣發。郡邑徬徨。勾攝爲具。民至塞戶。逃匿  
汪獨凝然不動。或詢其故。汪曰：駕來未有期。而倉卒措  
辦。科派四出。吏胥易爲奸。倘費集而駕不至。將奈何。時  
中使絡繹道路。恣需索。汪率壯士百餘人列舟次。呼聲  
震地。中使沮喪。汪麾從人速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  
境。後有至者。欲戢不敢肆。駕至南都。中使矯詔令泗州。

進美人善歌吹者數十人。汪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流凶。無以應勅旨。臣向募桑婦十餘人。倘能納之宮中。俾受蠶事。實裨治化。事遂寢。世宗立。召復舊職。臣鑒錄武宗南巡。江提督彬所領邊兵。皆西北勁卒。偉岸多力。奇白若患之。乃命於江南萃樸教師中。取其最矮小而稍悍者百人。每日與提督相期至教場比試。南人輕捷。跳趨如飛。北人兪笨。方欲交手。或撞其脇。或觸其腰。皆倒地僵臥。彬氣阻。異謀潛折。自是不敢復橫。遺事

嘉興當孔道。內臣往來。百方需索。李公與菱藕曆日。內臣曰。我無用此。太守幸與我金錢。或好布絹。公曰。諾。卽出牒取庫金錢去。與太監市布絹。復索金錢。公又出牒

取庫金錢入饋。曰：布絹金錢去也。幸與印券附案，以便他日磨勘。內臣咋舌，不敢受而去。後渠雜錄

大同猶兒莊，本遠人入貢正路。成化初，來使有從他路入者，上因守臣之奏許之。時姚文敏應為禮部，奏請筵宴賞賜，一切殺減。其使有後言者，姚令通事諭旨云：故迤北臣進貢，俱從正路入境。朝廷有大筵宴相待，今爾從小路，疑非迤北頭目，只照他處使臣相待耳。其使不復有言，人以爲得馭遠之體。敬園雜記

胡廷桂爲鉛山主簿，時私醋之禁甚嚴。有婦訴其姑私釀者，廷桂詰之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孝，可代汝姑受責，以私醋律笞之。臣鑒錄

必先問曰。你紗帽那裏來的。一令畧不爲意。大用喝問如前。令曰。我紗帽在十王府前三錢五分白銀買來的。大用一笑而罷。令出。衆問之。曰。中官性陰。一笑更不能作威矣。衆嘆服。珊瑚網

屠論德應。欲治一僕。怒甚。僕求解于夫人。夫人謂置一大魚來。莫測其旨也。應。嗜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旁微笑曰。但水寬耳。僕竟獲免。平湖縣志

同年胡道南以巡鹽御史內陞歸里。子寓京都。峨眉。字二。更有胡又申。敲門見子。謂道南有隱事。來日某人決出。參身家不保。已與某訂定酬儀。若卡急同過。

見。處可釋也。予曰。差甚差甚。科道叅人。先來通知。是明明嚇詐。你須直爲我致意。來日某果有叅疏。弟卽以年兄此刻所言出首。年兄不得悔口。請別請別。胡某大窘而歸。事遂寢。

劉公存義。令平湖時。倭寇城急。計城上懸燈。難禦風雨。且苦燭寡。令鐵工作薄鐵板。斲薪木。灌以瀝青。上置木板。遮覆。瀝青遇風雨益熾。不添燭而火光亘長夜。置長鈎。隱城腰。城上望城下如畫。城下望城上如漆。平湖志明漕運都御史鄭曉。奏倭寇類多中國人。其間有勇力智謀者可用。每苦資身無策。遂甘心從賊。若不蚤圖區處。必爲腹心憂。乞命各巡撫官。於軍民中。每歲查舉勇

力智謀者數十人。月給食米一石。俟其殺賊有功。請量授官職。不惟國人。不爲賊用。異日且有將材出於其間。今從賊者。宜出榜諭。許令歸降。有擒斬賊徒者。如例給賞。才力可用者。立功贖罪。亦與叙遷。不然。數年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者。益滋蔓難撲滅矣。報可。貞

勝編

分宜相誕辰。公卿觴集其第。忽緹騎陸公金壺失焉。時公威權甚盛。或誚之。公曰。無憂。盜獲矣。因自坐門屏。與群公約。以次出。皆自檢其徒從。各盡。盜果不得出。伏梁上獲之。益選宮國子生。自言所盜皆珠玉金寶物。非是。不顧。藏城外某塔頂上。而言京中苦其盜久矣。卽郟有



青矜子。日夜讀書其序。書聲恒至旦。忽以大盜密捕去。率師大志曰。是足不履外戶者。然其家有駿馬。匿閣床中。藉以重氈。飲食惟燒酒。梁肉。盡一石。夜行五百里。動息皆如人意。蓋群盜徧爲耳目。而以青矜子爲嚆。當其昔榮息時。卽馳馬去劫掠。還而未曉。猶爲閉戶先生也。盜發自他郡。言其狀皆實。遂不可解。耳誤

王世貞爲青州兵備。官校捕七盜而逐其一。盜首妄言迎者姓名。俄縛一人至。甚稱寃。乃令置盜庭下。差遠。而呼縛者跪階上。其足穿絲履。盜數後覩之。因密呼一隸蒙盜首。而肖縛者。易其履以入。盜首不知。卽指絲履者。世貞大笑曰。爾以吾皂爲盜耶。遂命釋之。遺愁集

孤溪胡大司空松。號永菴。先爲嘉興推官。署印平湖。寇倭寇至。議築城。公夜入幕府曰。民難與慮始。請縛某居軍前禦倭。百姓受其恩。必相急。乃可舉事。從之。民大驚。各任版築。不聞月城成。權奇之妙。乃颺。然非索得民心。卽殺十署事官。民何急焉。同時有滁州胡栢泉。亦名松官太宰。博陵小品

胡宗憲總制兩浙。趙文華以兵侍監軍。威福自恣。胡迎拜。借重。趙領之。暨胡張筵宴趙。趙愈有傲容。胡微詬之。堂上從官皆錯愕。趙遽曰。吾奉天子命臨爾軍。死生皆出吾手。而敢恣無狀耶。吾旗牌安在。於是衛趙於堂下。者皆譁。胡大笑叱曰。吾擁十萬之衆。節制七省。不知大

人命何損監軍。君德無旗牌耶。爲胡益者聲豈特起。其  
聲震地。趙衆爲之靡然。時陪席者慰胡曰。今日之事。君  
爲主。縱不爲監軍屈。寧不爲尊賓屈耶。胡復厲聲曰。何  
以解謝。須壽之二千金耳。趙聞而趣謂曰。汝饋二千。我  
倍責於汝。胡復笑曰。卽四千何難。席遂罷。明日趙竟無  
言。則以饋者至矣。胡他日曰。此輩非有才望能監我軍。  
不過資緣以冀吾利耳。吾不與則孤其來意。必與怨謗。  
與之則不甘。吾故嘗而賞之。嘗以洩吾氣。賞以慰其私。  
彼求賞而得賞。又何求焉。人以是服胡之量。且足以覆  
趙之魄。且史

胡總兵茂貞鎮徽時。余村南去五里。爲古樓。有金西

白廬廡在金陵。其門下人將胡總兵所贖以年滿不與贖。胡怒。遣兵來圍金宅。欲繫其從弟星簡家婦女辱之。星簡先覺。携眷屬夜奔舊野。余藏之後屋。胡兵至古樓無所得。訊知迹余家。殺馬余門。圖頓。先是胡播虐邑里。凡紳士謁見。通名皆用手揭。余以失體不肯往。反爲胡所重。時以此事不能解。往語之曰。將軍素以威鎮地方。聞豈與賈人爭金而損名乎。胡轉怒爲喜。訴其被金家質庫所詐。恨之甚。余曰。易易耳。五日內當囑其照數償還。胡酌酒訂交。已命星簡借貸還之。事遂釋。後胡移雲南。派六邑富戶贖金。謂余附近村有獻者。當贖余。余曰。若肯見免。公之惠也。若剝

桑梓以肥吾家。豈丈夫所爲耶。胡頓之。余近村遂獲  
而不派。西白名旱賁。因是憤發。出任。歷官至陝西莊  
浪叅議。

陳副使子文。字在中。閩人。嘉靖八年進士。除麻城知縣。  
歷戶部郎。出知長沙府。土賊尹大憲。阻水寨自固。歷數  
守。真能捕。子文故緩之。益畜犢甚多。竊出貿易。乃伏壯  
士數十人於水次。而遣一人微服買犢往誘之。伏兵卒  
發。生擒其渠魁。列朝詩集

張江陵欲甘心高新鄭。左都葛守禮與冢宰楊博力爭  
之。居正憤曰。二公意我甘心高公耶。奮入內取版中揭  
帖投博曰。是何與我事。中有居正竄改四字。曰。歷歷有

據居正念之。守禮識其字。笑納諸袖。居正覺曰。彼法理不諳。爲易數字耳。守禮曰。機密重情。不卽上聞。先收府耶。吾二人非謂相公甘心高公。以回天非相公不能。居正揖謝曰。苟可效。敢不任。高公卒無虞。貞勝編

王齊字象乾。鎮宣府日。知粟價將踊。先借帑金二萬兩。糶而息之。凡再三。得息金三千兩。羨粟六千石。郭青螺子章撫黔中。販鹽於蜀。販魚於楚。帑金五千兩。得息如其數。以資軍餉。當時說者。嘗以大臣行商賈之事。寃哉。治國如治家。不可與腐儒道也。齊字八十四尚在鎮。青螺身不滿五尺。功業文章。各過人數倍。蘇譚

姜襄變亂。山右各縣預備積貯殆盡。事平。藩司籍其

事報部。朝命給銀買補。自己丑後二十餘年。皆係捏  
報。不但米粟豆草俱空。亦並無倉。予力陳顛末。予遠  
方伯。蒙達公案訊。從前經承。如數追補。出買。予特建  
頤備倉於舊址。米七百餘石。粟五百餘石。豆三百餘  
石。草一萬三千束。俱全。因爲出陳易新。交民賴之。沁  
州知州汪宗魯叙其事。立有碑。

戶部侍郎勒公。爲達中丞胞兄。予晉謁之。問曰。聞滙  
府爲賊破。今赴補。必窘。兄昔宰交城。貯千金。何不取  
用。予茫然無以對。公笑曰。兄捐千金。鑿山引水。離任  
後。交令同紳士申詳中止。竟將兄捐者用去。舍弟批  
詳云。鑿山引水。非常之事。必非常之人爲之。前令豈

無確見。而棄千金如敝屣也。爾等庸人不足語此。連將前令捐資。追出貯庫。取具遵依繳。兄可寫收字。我給爾領回。當時手無分文。借貸無路。得此足供都中燕桂吹瓊之川。

楊璉受丹徒知縣。會中使如浙。所至縛守令置舟中。得賂始釋。將至丹徒。璉選善泗水者二人。令著耆老衣冠。先馳以迎。中使怒曰。令安在。汝敢來謁我耶。令左右執之。二人即躍於江中。潛遁去。璉徐至。給曰。聞公驅二人溺死江中。方今聖明之世。法令森嚴。如人命何。中使懼。禮謝而去。產右編

萬曆丁丑。會元馮具區夢禎。以庶吉士告歸。既滿入京。



時制中庶常凡四人。沈自邠。陸可教。楊德政皆已。爾館  
故事。一省未有盡畱者。馮當補別署。其座師蒲州張開  
學。夙蒙愛之。蓋其時有忌馮。謂之於當路者。因盡畱三  
人。將以抑馮。并示諸詞臣。意指也。蒲州計無所出。命馮  
且駐郊外。俟江陵有家慶。過拜恭甚。而微作邑狀。江  
陵懼。問故。且曰有心事。所不足耶。蒲州蹙額曰。爲馮子  
館事。江陵憐之曰。是會元還。他編修。蒲州悅。飲盡懽。方  
出。次日入朝。補館。得不他補。湧幢小品

王佐字廷輔。山西遼州和順縣人。父義爲譚城縣丞。有  
中貴駐驛。久不肯去。人厭苦之。佐方幼。夜密令人取庭  
樹巢鵲。黑身朱喙而縱之。中貴見之。驚詰館人。皆驚以

爲不祥。遂去。全上

萬曆間海鹽令王際亨治獄多精察。有一婦早孀。隨母兄往來海鹽崇德間。有三惡少。一冒婦之叔。一僞爲夫。一僞爲公夫之兄。詭詞訟縣。已而佯以和請。月餘僞夫訟婦之母兄掠婦去。公覆前案良是。而訝其貌狠。鞠之則前案悉僞也。三人伏辜。又一女未嫁。少年求之。其父不許。詎以娶而更嫁。婚書媒聘悉具。公呼女前與語。已而遽問少年曰。汝妻手中有疤。記左手右手。少年愕然遂敗。沈氏兄弟皆無子。兄富先凶弟貧有女。嫁褚升。兄之妻常虞汁嗽其背。俄被盜。賄隣人誣升。言從屋上來。上所遺鞋是也。公曰。婿而盜何必登屋。故方六月。何必

衣鞋。并得白。海鹽縣志

李保察大司馬征播楊應龍敗逃固上。李公以大砲攻之。楊裸諸婦向砲。砲竟不然。此受厭也。崇禎乙亥。流賊圍桐城。上架砲。賊亦逼人裸陰向城。時乃潑狗血。燒羊角烟以解之。砲竟發矣。故鑄劍鑄鐘。合煉丹藥。皆忌裙釵之厭。物理小識

沈叅將希儀屯柳州。左右皆徭。謀而無謀。徭者。沈以爲使官府人爲謀。賊生疑。於是陰求得素與徭人商販者數十人。假以買物。召至府。密謂之曰。吾素知若輩通徭。吾不罪若。更與若銀爲販本。若試爲我誦賊。衆感諾。乃人給銀五兩。使益買物。散入諸崗中。諸徭雖凶暴。樂殺

人。然販者至。則寒寒傳送。護衛飲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不至。是以離絕棧深箐。販者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販者輒先知。奔走報公。公厚賞販者。而秘其事。雖肘腋親近。絕不得聞。至期。鳴銃者三。則諸兵皆聚。第謂之曰。今日出某門。而遣心腹人爲旗頭。引諸軍。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不知。曰。然則汝何引我。曰。公強我往。我漫往耳。軍行十萬人。其所往。獨公與旗頭兩人知之而已。頃之。剽營設伏。賊果至。遇伏奔追。殲之而已。而賊寇他處。則公軍又已先在。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必不至。而潛寇。則公軍又已先在。賊始驚以爲神。唐荆川文集沈公始至。湖令諸緝得出人債買。游嬉城中無禁。諸緝

時入府見公。公見女撫之。久之。稍稍擇其巧便曉事者。結以厚賞。使誦賊後賊發。其夥伍中輒報公。公又厚賞之。而問謂諸徭曰。若見我。若妻子何不來見夫人。諸徭叩頭不敢。公曰。試令其來。已而徭婦五六人來。夫人好言慰勞。賞之針線包帕諸物。以銀簪簪其頭。又命諸妾婢灌之以酒。人數大碗。察群婦中共夫嘗以賊事報者。則又陰引之他所。勞苦之曰。若夫爲吾大人盡力良苦。私賞之。包帕銀簪諸物。倍於人前所賞者。而益以珍果美物塞其袖中。又陰戒之勿令人知也。諸徭婦旣多得賞。又酒醉踉蹌。舞手出府門。徭夫望見之。歡喜爭前。掖而歸巢。自是諸徭婦來者。至數百人。夫人傾筐篋。針頭

線尾皆盡，猶不能給。而猺婦相戒以勿令人知者。猺婦又洩之，以所獨得珍果美物，誇諸猺婦，以爲夫人愛已。諸猺婦皆怏怏心羨，嗾其夫使報賊。冀已入府得珍果美物，而公間使人往諸巢中，陰以夫人之命賜物諸猺婦。自是賊中消息，或諸猺不肯言，則猺婦嗾之使言。或諸猺竟不肯言者，則諸猺婦自以使人至巢賜物時，附耳語云云。若勿向我老公語也。全上

沈公所獲劇賊多不殺，剜兩目，明兩耳，賞銀數兩而還之巢。自是他賊有所擄掠，多不遣兵，而用剜目者騎而一人牽以詣賊，使徵所擄掠。賊見之驚曰：某巢某也。震懼不敢隱，盡還所擄掠。而剜目者索不已。賊至出自所

有與之。公以給被擄者。而以其餘給剗目者。剗目者。每一入巢。則利益多。而爲賊者所獲。每不補所償。則益無利。在柳州所剗目七人。其六人皆爲官用。其還巢而復爲賊者。覃萬星一人而已。公竟以計擒殺之。全上

公嘗欲剿一巢。而恐其洩也。乃佯病。所部入問病。公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因起出獵。去賊二里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獵也。公耳目多。賊不能蔽。率走之他巢。他巢人又嚇之曰。公且剿汝。則又走之他巢。他巢嚇之。則又走。躡血瘡以死。或餒病崖谷。全上

沈公每以甚雨。凄凍風。冥之夜。察賊所止宿處。四散遣人齋以火銃。以筒貯火。衣毯衣。氈帽。與草同色。潛至賊

所。夜聲銃者二。賊盡驚。老沈至矣。孛妻子裸而蒲伏上  
山頂。兒啼女眺。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不者且爲虎  
咬。諸妻子更相嗟怨。汝爲賊之利至此。黎明下山。詔之。  
則寂無人。陰使其黨至城。詔之。時公所遺衣毯者四散。  
諸巢。同夜舉銃。明日諸巢所使爲詔者。亦同會於城傍。  
西巢人謂東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東巢人謂西巢  
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則固已更相怪駭。已而詔之城  
中人。則老沈固安坐城中不出也。益怪駭曰。昨聲銃者  
誰耶。鬼耶。諸猺又自相嚇曰。虎咬人者老沈所使也。自  
此賊益膽落。或易面爲好猺。而柳城四旁。一童子牽  
牛行深山數百里。無敢訶者。其軍民往往寄牛於猺家。



以刳。或索鷄酒於獠。獠不敢不與。全上。

韋扶諫者。馬平四都。獠賊弩中知府。膊者也。克狎其。嘗  
七捕之。不能得。至沈。公亦七捕之。終不能得。會有報扶  
諫。逃隣巢。三府巢者。公潛率兵剿之。至巢。則扶諫。又已  
與三府賊往。刳他所。而三府賊妻子獨在。公盡俘以贖。  
計七十餘人。平時公所俘賊妻子。盡以與狼兵爲賞。至  
是獨不與。而閉之空室中。善飲食之。公又陰使狼兵數  
百人。怒而挺刀。狎穽入室。恐諸婦女。作欲搶狀。公佯執  
鞭痛鞭狼兵使退。如是者三。欲以深德諸婦女。而潛使  
諸獠聞之。以繫其心。公又使熟獠謂諸獠之亡妻者曰。  
吾不害汝。但得韋扶諫。則還汝妻子矣。諸獠人四五人。

來投公。公令入空室視其妻。夫妻相持哭。其小子牽其父哭。妻曰。非沈公吾爲狼兵殺。且捨久矣。已而怨相誓曰。咄。扶諫。非汝爹。非汝娘。何不縛以贖我。諸獠心割而別。復見公。公曰。欲得扶諫耳。諸獠曰。扶諫已逃他巢。圖之實難。雖然。願公切勿以吾妻子與狼兵也。吾且爲公緩圖之。公曰諾。因令殺牛犒諸獠而去之。諸獠踪跡扶諫所在。遂往以言恟扶諫曰。還我妻子。扶諫不應。諸獠因曰。我輩失妻子計窮。惟有更隨汝作賊耳。扶諫喜。諸獠乃詭相與計曰。今官府擄吾妻子。而穿山驛與守堡百戶與巡司。俱在山中。今往劫之。三印可必得也。守府遂失三印。得重罪。以易吾妻子。可必得也。扶諫曰。善。扶

諫既離巢。則黨益孤。諸獠因醉扶諫。與其黨而縛之。置  
巖洞中。使熟獠報公曰。得扶諫矣。恐見賣。可遣吾妻子  
於三十里外相易。公以爲吾不遣。諸獠且以爲吾怯。於  
是鎖諸獠妻。夾扶之以行。至三十里。使熟獠諭諸獠曰。  
諸獠且劫妻子者。先殺妻子。然後戰。諸獠請於公曰。吾  
欲扶諫。懼營。公可遣三十人至巖洞自取之。公慮諸獠  
有變。乃選健卒十五人。賞而遣之。曰。得扶諫。吾且賞汝。  
若諸獠殺汝者。吾且重賞汝家。又以十五人付之。熟獠  
而質熟獠妻子。曰。十五人者。擄一人。汝妻子盡粉矣。至  
巖洞中。果得扶諫而出。諸獠閉之五里外。懼扶諫往而  
妻子不至。復要公曰。必相易於此。公又曰。吾不往。諸獠

且謂吾性。於是先遣諸孺中妻子四五人。往言刃挾諸  
婦女狀。諸孺吐舌。懼殺妻子。帖息不敢動。遂易扶諫以  
歸。剗扶諫目。截耳。剔心手足。斬之。而四懸諸城門。全上  
交城營。半以本縣山民充兵。遣盜長子孫備伍。交山  
盜風愈熾。康熙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子移汎地。換營  
兵。嚴防守。具詳兩院咨部。至次年九月十五日。兵部  
咨。覆到營。將交城經制之兵。更換太原經制之兵。一  
年一換。著爲例。山中巨盜耳日方絕。庶可施吾勳撫  
之用。

康熙九年二月二十四夜。赴家居給事中武攀龍宴  
。更歸。交山群盜數十相隨入署。子馳馬於馬廐左。

疾上城。諭守城堞者。加嚴。群盜由北門踰墻出。子縱其逃。止擒獲殿後者二名。閉內署鞫之。許以不死。因得諸賊實情。蓋無日不以殺縣官爲急。盜首傅青山。謂賊黨曰。趙縣官內謀深。而外若不經意。我輩不殺縣官。將來必爲縣官擒。渠官做得好。於我輩不利。換一個來。又作商量。子夜獲殿後兩賊。得山中實情。釋之入山。寃爲吾用。侵晨獲本地方作賊居停者四人。立斃之。卽進省。以實密聞於達撫公。

趙應龍壯健。力敵十夫。交城原瓶都賊首。與李宗盛交結。劫附近州邑。齊破清源。殺教官李開秀者。久之。余密探兩葫蘆川踪跡。知靜樂李宗盛招趙應龍行。

劫。子密召降賊惠重生授意而行。山賊任國鉉惠孝  
文爲子用。以計給應龍。折其兩臂。縛以付重生獻出。  
應龍曰。吾死矣。若等行且就縛。同汝俱死。子械應龍  
赴省。應龍沿途據鞍高唱。洋洋去。無怖容。

李宗盛者。巨盜李黃毛子。黃毛自明季爲盜。後降。隨  
任標營久。積貲饒富。山中築堡如城。廣畜驛馬。積芻  
糧。藏鎧甲兵器甚備。黃毛死。宗盛卽小黃毛。時時出  
居太原各屬。黨羽甚盛。殺人視爲常。凡避罪遁糧者  
一入山。官卽不敢問。宗盛屢捕不獲。康熙九年四月  
初。巡撫達公給示撫賊。子止之曰。縣官方布言發兵  
會勦。以振脇餘黨。撫之則機敗。誠假便宜。發軍武勦。

兵自北入，太原協兵自東入，宗盛必南引兩葫蘆，  
賊以自救。縣官密用間，使兩葫蘆賊不與之合，則宗  
盛勢孤，必踰劉王嶺，以入黃河畔，伏兵待之，不出十  
日，擒宗盛必矣。達公曰：汝等畧罄罄，得無爲趙括乎。  
子曰：熟悉在胸，故能言之。達公曰：吾知爾不托容言。  
今晉中兵悉聽汝調度，但云奉吾面諭行之，不拘爾  
以文法也。子用印文四發調兵，俱云奉憲密諭，宗盛  
聞風，乃與心腹十數騎西南走。二十四日午刻，果至  
鵬窠，就食劉振家，食方備，蘇防守郭典史伏兵起，愈  
集鄉民，圍之數十匝，宗盛呼曰：吾李黃毛也，任縛我  
去。驍賊弓進，單騎出戰，射之踣，餘黨逸去，宗盛狀貌

魁梧。卽被擒。氣勃勃。未及郭數里。觀者萬計。坡野爲滿。雖婦女亦上垣簷。縱目指顛笑語。交山賊破州縣。殺掠。惡不忍言。如惠岐山鍾斗尤淫惡。岐山居惠家庄。遇群盜他出。卽入其家淫其妻子。斗行劫。輒倒裸婦人。油漬牝火燃之。或刀穿其牝兩輔。鎖鎖之而去。其惡如此。後皆被擒。

康熙十年。余奉旨平交山寇。勦殺淨盡。十月初七日。同守備姚順統兵至縣。諭山民速往靜安堡。十三日屯駐官兵。命移席却月湖。笙歌徹夜。觀者夾岸。初八日大開演武場。速運酒米。菘豆至靜安堡備用。初九夜。命司更者。促其籌。夜之半。發五鼓。飲兵戾行。四



十里未曉。至水泉灘。飲犒諸軍。謂順等曰。此行奉  
可勦寇。進屯靜安。爲急敵計耳。順等驚愕。予偕諸弁兵  
聲言赴堡。出城不意。直襲葫蘆。屯駐東坡底。日暮安  
營畢。語姚順曰。此地爲吾據。則兩葫蘆聲勢絕矣。是  
夜大雪。山峰盡白。諭山民寧家。毋從賊源死。次早諭  
兩葫蘆居民。許其拿賊贖罪。強盜亦拿賊立功。統計  
入山二十六日。節擒賊首二十二名。除自刎自縊二  
名。餘俱押解。又投首賊首三十六名。新撫山民一千  
四百三十七家。山馬六十六匹。器械粟豆。另造冊呈  
報。其真正良民。不爲賊脇誘者。止三十七人。賞羊酒  
及扁額旌表。或十里。或數里。或百里。就地遠近。立爲

約正。以勸率各村落。初三日振旅還縣。汾文清太諸  
給紳士庶。盡聚而迎者不絕。婦孺俱在門內羅拜。歡  
呼載道。藩司在肖聞捷。官廳中語科學謝觀曰。爾江  
南乃有此人耶。夏明經宛來翔。有交山平寇本末行  
世。

山東臨邑有四簿者。寓京師。皆業說書。一日行道。各誇  
說在某貴戚內瑞家說書。得錢幾何。傍一惡少聞之。給  
謂某家喚說書。引至墟墓無人之地。出所佩金鐵擊磬  
者。蒐其錢盡。一簿獨曰。我帶結不可解。公爲我解。待我  
取錢。惡少與解。而磬已扼其要害。力持之。呼群輩。皆來  
助擊。至決出其目睛。盡蒐其所奪。始相携歸。耳

古稱操舟者爲長年。王長年閩人。失其名。自少有膽勇。瀕海上。嘉靖己未。倭薄會城。大掠。長年爲賊得。挾入舟。舟中賊五十餘人。同執者男婦十餘人。財物珍奇甚衆。賊舟數百艘。同日揚颿汎海去。長年旣被執。時時陽爲好語媚賊首。甚親信之。又業已入舟。則盡解諸執者縛。不爲防。長年乘間謂同執者曰。若等思歸乎。能從吾計。且與若歸。皆泣曰。幸甚。計安出。長年曰。賊舟還將抵國。不吾備。今幸東北風利。誠能醉賊。奪其刀。盡殺之。因候柁飽帆歸。此時不可失也。皆曰善。會舟夜碇海中。相與定計。令諸婦女勸賊酒。賊度近家。喜甚。諸婦更爲媚歌。唱迭勸。賊叫跳歡喜。飲大醉。臥相枕藉。婦人收其刀。以

出。長年手巨斧。餘人執刀。盡砍五十餘賊。斷纜發舟。旁  
舟賊覺。追之。我舟人持磁器雜物奮擊。斃一賊首。長年  
故。官舟追不及。日夜乘風舉帆。行抵岸。長年既盡。割賊  
級。因私剗其舌。別藏之。挾金帛并諸男婦登岸。將歸。官  
軍見之。盡奪其級與金。長年充而黃鬚。類倭人。并縛詣  
鎮將所。妄言捕得賊零舟。首虜生口具在。請得上功。幕  
府鎮將大喜。將斬長年。並上功。鎮將。故州人也。長年急  
乃作鄉語。歷言殺賊奔歸狀。鎮將喏曰。若言斬賊級。豈  
有驗乎。長年探懷中藏舌示之。鎮將驗賊首皆無舌。諸  
軍乃大駭服。事上幕府中丞某。召至軍門。覆按皆實。用  
長年爲裨將。謝不欲。則賜酒。鼓吹。乘馬。繞示諸營。三日。

了金帛遺歸。并遣諸男婦。而論罪官軍。欲奪其功者。長  
年益赤貧甚。猶操舟漁。湧幢小品

烏程縣內翰家婢春桃者。盜入宅。獲幼子。將加虐訊。婢  
山曰。金帛皆我所司。在某房某篋。惟汝所欲。小郎何得  
知。盜競奔之。皆悉其取去。而幼子釋。盜去。家盡尤之曰。  
汝必盡發其藏何故。婢不答。惟耳語其主人曰。我識盜  
二人。皆隣近某某。卽劫去。猶我囊中物。何傷於多。不多  
不釋小郎。非所以愛子也。但當亟捕之耳。亟捕人。賊皆  
得。而財益於所失數。蓋盜往所藏也。婢智矣哉。耳語  
劉滋漢陽人。少爲庠士。家貧田不二十畝。又值水旱無  
以自活。乃盡鬻其田。逐什一之利。十餘年。致數萬金。爲

人慷慨。重然諾。取舍不苟。尤善心計。家藏白鏹。皆鑄大鏹。鏹四十斤。覆樓板下。有劇盜韓氏者。使其黨五十餘。越城劫之。得劉。劉曰。若輩利吾財乎。曰然。指板下示之。曰。唯若所取。賊見大鏹。喜甚。盡力携之。人不過二鏹。既去。劉告家人。亟遠匿。賊且復至。賊既登城。復命於韓。韓見金良久。曰。不殺此人。吾輩且無噍類。亟復往跡之。無所得。韓曰。敗矣。携數鏹遠遁去。既明。鄉人唁劉。劉笑曰。財固在也。告官捕之。不數十里。賊盡獲。金皆如故。獨失

韓所攜耳。劫韓小品

某家新婦于歸之夕。有賊來穴壁。已入。會其地有大木。觸木木倒。將賊擊破頭面死。其家舉火視。乃所識隣人。

惶惑恐反以餌禍。新婦曰：無妨。今空一箱納賊屍於內。因舉至賊家門首。剝喙數下。賊婦開門見箱。謂是夫所盜。即舉至內。數日夫不返。發視乃是夫屍。莫知爲誰所殺。亦不敢言以療之。耳

吳叟吉安人。忘其名。里中有大獾。家徒數百。暴行爲患。人皆畏而苦之。然不敢上狀於有司。即上有司亦怵怵恐致變。不敢問。會流賊逼里中。叟遂問詣其廬。說曰：公之行事。上下之所知也。即有司懼不敢問。假令部使者督千人捕公。公能終拒之乎。曰不能。叟曰：吾固知公之不能也。公旣不能。何不因事自解。以論白解。且里人德公。其人欣然曰：惟長者命之。叟因執其手曰：方今流

賊四劫。誠危急存亡之秋。而公雄傑。所部皆堪戰力士。賊氣驕。剪此何有。公常此時。誠能率其子弟擊賊。賊必潰。則軍中莫不驩公。公得以長豪甲中。無懼矣。其人遂掀髯而起曰。公無言。我當爲公擊賊。於是勸其子弟最强者百人。人持挺急馳之。而叟騎一驢。從二蒼頭往。一遇賊。輒奮鬪。自巳至未。凡數戰。殺數十人。稍倦矣。輒命左右取水。而叟心計賊旣已殺數十人。無可慮賊矣。獨念此猾暴。軍中無已時也。不若因其機滅之。遂從旁大呼。我兵且退。賊遂乘勝追之。悉殺猾之父子。兄

弟。湯轉小品

朱湖遠鎮漳泉時。軍民不辯官話。每堂審。役有譯鄉語



書一日老人告其子情殊迫切詢其父有妻乎子乃其所生子曰非妻則繼母也又詢其母與父年當乎曰少艾朱曰此必父暱其妻妻愛其子而中證乃其姑丈叩首稱善於是命父立其上用小板運衣輕扑之與父叩頭陪禮示其父曰爾晚年靠子何不念前妻之情戒其子曰親年無幾家庭小隙乃至此耶遂父子抱頭大哭軍校無不墮淚者今孝廉公市來尚稱之庄右編

崇禎二年春晉安崗成都百計攻城正月賊數千自林中大噪而出視之有物如舟高丈許長五百尺樓數重簾扉左右板如平地一人披髮仗劍上載羽旂中數百人各挾機弩毒矢牛數百頭運石穀行旁翼兩雲樓如

左右度俯視城中。老幼婦女皆哭。朱變元曰。此吕公車也。破之。非礮石不可。礮石者。巨木爲杆。柱置軸柱間。轉索運杆。千鈞之石。飛擊如彈丸。賊車不得近。變元復募敢死士。以大砲擊牛。中其當軀者。牛駭反走。乘勢縱擊敗之。紀事本末

旗人王某。逃至山東。匿妻子於前妻父張某家。他往無踪。捕者獲其妻。適里中有投井者。面目不可辨。其妻誣張謀死其夫王。讞成抵罪。上之秋曹。杜相國立德。時爲大司寇。清理刑獄。檢王案。反覆披閱。見單墳有鬚長三寸語。王逃。卽察無鬚。公曰。計王自張出逃。與捕獲其妻。鬚數日耳。鬚安能長。宜矜疑。衆不可。無何其主旋獲。

上到部同事愕然。考國新章

浙西大盜屠阿丑，聯踪數十，出入湖加間。與海寇割香  
合謀叵測。汎兵不能制，擬按題請。南浙兩省會兵合剿  
時蔡忠襄懋德備兵嘉禾，曰：此可計擒也。何用興師，乃  
力行鄉約保甲，盡得賊勾引窩藏處。密召其人謂之曰：  
汝罪應死，吾姑寬汝。凡吾遣人，汝第飲食之毋洩，乃分  
遣兵卒，假作星卜貨賣乞丐等流，各之其所。伺賊所在，  
半夜發標兵掩襲之。賊出不意，惶遽登岸，四面伏發，斬  
其勇將沈千劬，阿丑就擒，餘黨悉降。菊泉集

寧武總兵王忠領兵援豫，病不能督戰。兵無餉，一日潰  
散渡河歸。吳姓恐沿途搶掠，遺患地方，乃遣官招撫之。

曰邊備急本院原疏請撤兵歸營爾等各照隊令領兵官押回原伍經過地方量給糧餉毋得擅掠取罪各兵初謀入山爲盜見差官至始安將至省姓復差官擒以羊酒令領兵官入見責之曰主帥卽病爾等非領兵頭目乎誰倡逃者領兵官直陳某隊某某原係降丁不過十餘人且謀入山爲盜各官訓停諭以本院德意乃止今各隊皆怨此數人入骨手書檄付之曰爾可擒解此數人餘俱不問仍歸伍可也領兵官果擒獲解院疏請倡逃者已獲宜正法餘令歸伍上從之憶記

崇禎九年正月閩王闖場天八大王搖天動七賊連營數十萬攻滁州急太僕寺卿李覺斯同知州率士民固

守賊百計攻之不克。賊掠邨落山谷婦女數百人。裸而  
查淫之。已盡斷其頭。環鞠環堦其附而倒埋之。露其下  
初。血穢淋漓。以厭諸敵。守城兵多掩面不忍視。賊噪呼  
而城。賊上燃燄。燄皆逆。或啼不鳴。城中惶懼。覺斯立  
命取民間圓輪亦數百枚。如其數懸堦外。以厭勝之。  
然燄皆發。賊大創。未幾援兵至。遂還。

爾知冠子

儀真南門橋。五目烈。龍舟在橋東。衆皆趨觀於東。  
左重右輕。橋欹而陷。觀者百許人。一時漂溺。河流湍激。  
倉卒不能施救。橋側有一茶軒。遂將棹棹亂投於河。人  
得板緣而起者十之三。其急智亦足取也。

卷偶筆

深陽裴分表。善斷獄。無錫有叔與姪贖屋者。經年長叔

庶出齒甚少。姪欺之。贖叔白金三百。屋不肯還。訟之無  
錫令。不能直。反與叔以杖。叔負屈控於裴。裴置之獄中。  
月餘。忽以劫江竊家贖無錫拘其姪。始辨非竊。裴曰。盜  
某時。劫銀三百兩。薄汝家。非竊乎。姪曰。此乃叔贖屋者。  
是以高也。裴既令供明。遂杖姪四十。罰百金與叔。百金  
贖深陽儼。餘百金贖無錫令。而斷還叔屋。懷秋集

余令交城以廉能為道撫軍。爾布薦方在署。一日沁  
州知州汪竹巖宗魯。迂道來謁。余訝其無故遠辱。竹  
巖曰。弟心大有所不服。將此來請。余詢其由。竹巖曰。  
余旋蒞東萊。為令十三載。得陞知州。又旋萊五載。甫  
得達撫軍。感刻。兄作令甫二載。薦與余同。兄密理大

秦有如神之稱。何採聽之妙耶。子曰。無訪。竹巖曰。欺我哉。子每事細訪。尙有差謬。安能無訪而得。子曰。不敢欺。訪卽辨生矣。訪及原告之人。必袒原告。訪及被告亦然。訪及原被告証見俱然。大足亂吾是非之真。庭訊原有真情。但愁問官不聽耳。吾虛心勘審。原被告証見必無不盡之詞。然後斟酌其中。自無遁形。有兩造所不能知者。止問官獨知耳。竹巖曰。誠然。若果肯特訪。卽吾子吾婿皆可疑也。從今心服矣。大笑而去。有矣。鳴數十者。控於休寧。廖令騰燈。廖曰。近有來求謝而未遂者乎。曰。有金姓人曾來。踪跡之。鳴具在。金鼎辨不服。廖悉取兩家鳴雜於掌。命各呼之。金呼之不應。失

鴨者以竹竿呼。果成群而走。且曰吾鴨有火絡印左掌。驗之果然。其中一鴨不應呼。且無掌印。金執以狡辨。磨曰。爾積竊也。懼人覺。故買一他鴨雜其中耳。金赧服。責而還之。海陽紀略



囊底寄

警傲

君子一言以爲智。仲氏子片言折獄。言可忽乎哉。卽不易博採奇聞。廣古語之科。孰謂是編不可小試。

明初郊祝文。有子我字。上怒。將罪作者。桂彥良進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饗。儒生泥古不通。煩上譴呵。衆得釋。玉堂叢語

張尙書船。嘗欲營寺基爲宅。浼縣令逐僧。僧去。書於壁云。學士家移和尙寺。會无妻。臥老僧房。覆愧而止。笑林。庶芳入陶。仍欲兼部事。劉瑾屢遣人來。與李開老議。李

云無此例。璉云。曾聞李賢兼管。李云。李賢是吏部侍郎  
入閣。後陞尙書。時王翔掌部事。又問前有之乎。答曰。蹇  
義爲吏部尙書。與戶部尙書夏元吉五日一赴東閣。與  
大學士三楊議事。未嘗兼學士也。次日吏請印信。內批  
令焦芳兼管部事。芳以問李。李曰。某已言之。此二事實  
難兼攝。內閣佐天子出令。吏部所擬陞調官。間有可否。  
今自擬之。而自可。否之邪。又每日通政司奏事。奉旨吏  
部知道者。卽當廷跪承旨。內閣班侍立聽令。亦將出跪。  
而更起立耶。又部事差謬。或章奏錯悞。小則回話認罪。  
大則劾俸。脫有之。亦將隨同認罪乎。芳乃辭部事。玉堂

尚書劉南垣公請老家居。有直指使者。以飲食上苛求屬吏。郡縣患之。公曰。此吾門生。嘗開諭之。俟其來款之。曰。老夫欲設席。恐妨公務。留此一飯。但老妻他往。無人治具。家常飯。對食能乎。直指以師命不敢辭。自朝至午。飯尚未出。直指饑甚。比飯至。惟脫粟飯豆腐一器而已。各食三碗。直指覺過飽。少頃。雉肴美醞羅列於前。不能下筯。公強之。對曰。已飽甚。不能也。公笑曰。可見飲饌原無精粗。饑時易爲食。飽時難爲味。時使然耳。直指喻其訓。後不敢憚於責人。座右編

余官山右。初謁遠撫公。口諭鄧知府貪庸應參。子曰。鄧知府所處甚難。遠公變色。曰。本院與屬吏水米無

交貴。縣言作郡難。有說乎。子曰。有說。秦守天下之至清者也。周守天子之至有才者也。鄧守無周之才。而又不及秦之清。所以爲難。遠公笑曰。此平情之論。姑免以待其改。秦守宗堯。號明字。遼東義州人。貢生。康熙七年九月任。周守令樹。號計伯。河南延津人。壬辰進士。康熙八年八月任。鄧守會。號嘯菴。福建閩縣人。貢生。康熙九年三月任。俱告病歸。時謂余一言能解鄧守於巡撫。

某市政請按臺河。坐間布政以多子爲憂。按君止一子。又憂其寡。吏在傍云。子好不須多。布政聞之。因謂曰。我多子。汝又何云。谷曰。子好不愁多。二公大稱賞。其汲引

之。李中開集

王、文恪公整。修蘇州志。衆欲請楊君謙。文恪以君謙詠啄。不欲與同局。姑蘇志成。文恪遣使送之。君謙方櫛沐。不暇抽看。但顧簽票云。不通。使者還述其語。文恪以爲狂。愠甚。一日晤楊。問前語。君謙曰。然。今府志修於本朝。當以蘇州名志。姑蘇吳王臺名也。以此名志可乎。文恪始大服楊之精識。世鑿錄

都指揮使王佐死。後檢軍陸炳將其子欲殺之。而盡取其產。子其寤。子之母名亦在捕。既入對。炳方與同僚列坐。多張刑具。脇之。其子方抗。母乃膝行而前。道其子罪極詳。子呼曰。兒死已在頃刻。母忍助虐耶。母叱曰。死卽

死耳。尙復何說。因指炳坐而顧子曰。爾父坐此非一日矣。作此等事。應亦非一。致生汝不肖。乃天道也。夫復奚言。僣依皆驚嘆。炳頰不覺發赤汗下。僞爲旁視。輒遣之出。其事遂寢。遺愁集

鄱陽何梅谷。英妻垂老。好事佛。自晨至夕。必口念觀音菩薩千遍。梅谷以儒學聞於時。止之則弗從。弗止恐貽笑。士論一日呼妻。不再且三。隨應隨呼。弗悞。妻怒曰。何所喚。若是耶。梅谷徐答曰。呼僅二三。汝即戾怒。觀音一日彼你呼千遍。安得不汝怒耶。妻頓悟。遂止。中洲野錄

藝文寄

技巧

與巧也。毋寧拙。君子何取焉。獨怪兩大一巧之區也。巧之日新如泉斯湧。靈變不窮如花斯燿。紅紫萬狀。豈以小而忽諸。

明太祖以北兵渡淮時。無一葦之楫。有人於囊中取乾豬脬十餘。納氣其中。環繫腰間。浮水而南。徑奪舟以濟北軍。釋史

吳岳碑自首至座七段。察碑之興功不可得。一田父進曰。當時積土而立。明季有巨碑。不能安於負重之上。一巧者曰。碑不見龜。龜不見碑。則廢矣。衆悟。填土與負重。

平。碑遂立。續虹華記

鴻書云。金中都被圍。完顏承暉遣人以攀寫奏告急。今人用攀及膠。以鐵釘其煮。用其水寫白昏上。視之無迹。以墨塗昏背。則其字畢現矣。古人兵中傳密信。三發一知。願爲費力。何如此之省事。全上

開濟館其尙書家。上郊祀。素白染圖鐘三百。尙書寮迫莫應。濟教裁矮桌脚。鑿圓孔。白紙糊之。取鐵鍋爲爐。如數進。上喜。詰之舉濟。是時索燎火萬炬於上元縣。令陳煥。煥命各坊長督大小戶具門簾香燈迎駕。遂命捲簾爲燎。得如數進。上伏其才。王文森集

崇博陽與嚴嵩同朝。每道嵩。輒用赤金鏤姓名。縫紅綾



作東。昔以爲尊敬之也。別人利其金。每一傳報。卽取金去。後蓄貲。蓄獨免交通律。噴虹筆記

私鑄者匿於湖中。人猶聞其鑄銖之聲。乃以麩爲墊。累而鑄之。其口向外。則外過者不聞其聲。何也。聲爲蹇所收也。或曰。廣孝曾用此法造器械。又燒空瓦枕。就地枕之。可聞數十里。軍馬聲。物理小識

猿山家謂之懶侯。皮陸俱有詩。見山川志。猿好踐園蔬。所過狼藉。山間豆麥胡麻菜菔蔬果竹萌之類。多被殘。天衣寺僧法聰。令捕一老猿。被以衣巾。多爲細縫。使不得脫。縱之使去。老猿喜得脫逃。跳趨其群。群望而畏之。皆捨去。老猿趨之愈急。相逐日行數十百里。其害稍息。

熊公廷弼督學南畿。每試輒以昏三條封諸生頭巾。不  
令交頭耳語。一生悞斷其昏。懼其責也。忽大聲擊案。通  
場皆舉首驚顧。昏盡斷。生遂得免。懷秋集

明時有內監懸一珠燈於長竹竿之頂。令於市曰。能不  
梯升。不倒竿者。任其取去。數日無有應者。忽一人舉其  
竿直走至有井處。以竿插井中取燈去。內監大笑。齊虹

竿記

尹見心爲縣令。縣之河中生一大樹。屢壞人舟。見心曰。  
何不去之。民曰。根在水中。不得去。見心曰。易易耳。乃遣  
能識水性者一人。作置其長短。作一杉木桶。空其兩頭。